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卷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徐鳳翔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呂后本紀第九

索隱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别為

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呂太后者集解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諡曰呂宣王高祖微時妃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諱雉索隱字娥姁也生孝惠帝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諱盈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集解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于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棄顦顇是也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

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踈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幾音其紀反又音祈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謂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子卑詞安車以迎四皓也太子得毋廢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爲將長兄周呂侯集解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令武侯追謚曰悼武王死事封其子呂台爲酈侯集解徐廣曰酈一作鄜索隱鄜鄗台並音怡蘇林音胎子産爲交侯集解徐廣曰台

弟也次兄呂釋之爲建成侯集解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謚康王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爲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索隱母曰曹姬肥爲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恒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集解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王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

庭索隱永巷别宫名有長巷故名之也韋昭云以爲在掖門内故謂之掖庭也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吕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宫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集解應劭曰酖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

之死立犂明孝惠還集解徐廣曰犂猶比也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索隱令音齡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

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索隱泛音捧汎也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集解徐廣曰一作出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集解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翁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啗我之比故云公主瓚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索隱啗音徒濫反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者且也言且啗

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稱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令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爲王太后集解如淳曰張敖子偃爲魯王故公主得爲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正義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索隱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集解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

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集解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正義解紀賣反言哭解惰有所思也又音戶賣反解節解也又紀買反謂解說也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正義毋音無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集解駰案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

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索隱啑鄒音使接反又云或作喢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

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集解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瓚曰大戴禮曰傅之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索隱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

令無擇集解徐廣曰姓馮為博城侯正義括地志云兖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索隱虛音墟琅邪縣也正義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云丹朱游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猶邱也朱猶丹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集解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集解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為沛侯集解徐廣曰釋之之子也正義括地志云徐州沛縣古城也呂平為扶柳侯集解徐廣曰太后姊子也母字長姁正義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

宮侯集解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集解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東垣邑也子山為襄城侯索隱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農漢書襄城侯唯云名弘蓋史省文按志襄城屬潁川子朝為軹侯索隱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正義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十三里七國時魏邑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正義初呂台為呂王後呂產王梁更名梁曰呂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正義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續康侯集解徐廣曰祿

釋之少子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集解駰案漢書云秋星晝見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他音陁俞音輸正義括地志云故鄃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三十里漢鄃縣呂他邑也呂更始為贅其侯集解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索隱按表贅其在臨淮呂忿為呂城侯正義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及諸侯丞相五人集解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

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懐身而入宫生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

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甍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吕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吕産爲吕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索隱韋昭云東萊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吕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吕女

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集解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

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吕王産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吕王更名梁曰吕曰濟川太后女弟吕須索隱韋昭云樊噲妻封臨光侯有女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吕恐即崩後劉將軍爲害乃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吕産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吕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

酖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謚爲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産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禄集解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集解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爲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禄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

平侯呂通爲燕王封通弟呂莊爲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正義祓芳弗反又音廢後同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髙后掖集解徐廣曰據音戟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髙后遂病掖傷髙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集解徐廣曰今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集解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騆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爲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呂榮爲祝兹侯集解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爲關內

侯食邑五百戶集解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集解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

以吕王產為相國以吕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集解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吕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吕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吕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吕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

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索隱比音如字比猶頻也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王也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

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與未決索隱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猨類也卬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度冰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

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予冬涉川猶予若畏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予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隣也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吳楚齊淮南琅邪代常山

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三王索隱梁王產趙王祿燕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

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顔師古以為言見誅滅無處所也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集解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令符節令索隱張晏云紀信子又晋灼云信被焚死不

見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集解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襢為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

謀告丞相平丞相平廼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来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集解徐廣曰訟一作公駰按韋昭曰訟猶公也索隱韋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蓋公為得之公言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說也廼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

敢闘逐産殺之郎中府吏厠中集解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宫殿門户故其府在宫中後轉爲光禄勲也朱虚侯已殺産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虚侯朱虚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虚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虚侯曰所患獨呂産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禄而笞殺呂須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

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宫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

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吕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寛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集解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集解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

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集解徐廣曰掊音仆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集解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集解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

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

滋殖

索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尚私食其志懷安忍性挾猜疑置鴆齊悼殘彘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葅醢支孽芟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菑

史記卷九

史記卷九考證

呂后本紀迺令酌兩卮酖置前○酖監本訛作酌令改正

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髙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正義括地志云兖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二城字皆誤宜云本漢博縣漢博縣屬泰山郡

齊丞相壽為平定侯集解徐廣曰姓齊○功臣表作齊受此作壽

封呂頳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更始為贅其侯集解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又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人集解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兹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臣世駿按贅其侯名似應從年表作勝侯更始自屬滕侯之名本文偶誤耳否則同時受封者有兩呂更始未必然也滕侯與贅其皆諸侯相贅其呂侯昆弟子滕侯不詳支屬而皆以八年坐呂后事誅

則其為同宗可知然贅其不入侯相之例而滕侯不附諸吕之中其以親疏別歟

取美人子名之正義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吕氏懷身而入宫生子○徐孚遠曰本言張皇后無子不言惠帝無子美人子即後宫所生非必元幸吕氏懷身而入宫者 臣照按年表孝惠後宫子在吕后時為王者至孝文時並以非皇子誅此紀云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如果孝惠子則古今儒

者能不議絳灌為篡弒耶且孝文寛仁豈有誅戮孝惠子孫之理劉伯莊語豈為無據徐孚遠駁之非也

見物如蒼犬據髙后掖○后監本訛作氏今改正

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年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張耳陳餘傳云壽為樂昌侯與此同侈為信都侯與年表同三處互異

呂榮為祝兹侯○臣世駿按年表祝兹侯呂榮注索隱曰漢書作琅琊松兹侯徐廣注徐廣曰松一作祝廣

蓋以文帝紀云祝兹侯軍棘門而絳侯世家亦云祝兹侯徐厲軍棘門也徐厲封於髙后四年在呂榮前中間未嘗失封則榮不得封于祝兹明矣似應從漢書為是但上年方以劉澤為琅邪王而榮復為琅邪侯豈琅邪有王國又侯國耶

史記卷九考證

史記卷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

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正義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郡也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吕吕産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爾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集解駰案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索隱漢書啑作喋音跕丁牒

反漢書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歃事廣雅云喋履也謂履涉之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索隱東觀漢記宋楊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索隱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此所謂磐石之宗也索隱言其固如磐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

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索隱即紀通所矯帝之節）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耶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横（集解應劭曰以荆灼龜文正横）占曰大横

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集解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啟者也索隱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杜預云繇兆辭也音冑漢書蓋寛饒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

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横橋駕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樂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長横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忖留神像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沒水故置其像於水上唯有腰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之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集解蘇林曰渭橋在長安北三里索隱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

太尉勃進曰願請閒言索隱包愷音閑言欲向空閒處語顔師古云閒容也猶言中閒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說文云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集解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羮頡侯信母丘嫂也列侯

頃王后集解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駟按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追謚為頃王也如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須為臨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酇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頃王后也索隱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令以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頃王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降為郃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韋昭曰陰安屬魏郡也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集解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隱交高帝弟最尊言更請楚王計宜者故下云皆為宜也寡人不敢當羣臣皆

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集解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集解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索隱按漢儀云皇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奉天子

法駕迎于代邸索隱漢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叅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叅乘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吕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集解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彦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之酺五日集解文頴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

飲罰金四兩令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索隱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為醵出食為酺又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正義主人階也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正義此時尚右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

合謀以誅呂氏呂産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産等軍朱虚侯劉章首先捕呂産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禄印益封太尉勃萬户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集解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索隱韋昭云勃海縣正義括地志云陽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漢陽信縣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

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集解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

律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索隱嗛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嗛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漢書嗛作愿音篋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以待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髙閲天下之義理多矣集解如淳曰閲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

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集解文頴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

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内令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索隱言不宜更别議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集解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集解徐廣曰正月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皇后姓

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塡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集解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景帝中四年奪侯國除索隱韋昭云膠東縣正義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有漢壯武縣故城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正義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

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正義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集解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静索隱按表駟鈞封鄔侯不同者葢後徙封於鄔鄔屬鉅鹿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索隱韋昭云樊東平縣名正義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兖州瑕邱西南二十五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人或說右丞相曰

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集解徐廣曰八月中）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正義馴古訓字）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集解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

留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食之恐歷錯誤十二月望日又食集解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蝕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蝕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

所不及臼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憪然猶介然也非奸非也索隱蘇林云憪寢視不安之貌蓋近其意餘說皆疎音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索隱遺猶留也財字與纔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留纔足充事也餘皆以給置傳索隱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一也言乗傳者以傳次受名乗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乗置一馬二馬為軺置急乗

一馬曰乘也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集解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蹈籍也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集解應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

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集解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集解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曰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鄭玄注禮云一縱一横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

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索隱韋昭云謾相抵闌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行祝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集解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索隱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符分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註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集解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皁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索隱應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臣瓚云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又顧氏按邢承宗西征賦註云甘泉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

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中尉秦官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正義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十三里三歲留游太

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為將軍軍滎陽集解徐廣曰賀姓繒以文帝十一年卒謚曰敬索隱漢書音義祁音遲賀姓繒繒古國夏同姓也正義括地志云并州祁縣城晋大夫祁奚之邑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乃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集解徐廣曰乍去乍来也駰按張晏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

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集解徐廣曰漢書本或作郵字或直云邛僰邛都乃本是西南夷爾時未通嚴道有邛僰山正義邛其恭反括地志云嚴道今為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嚴道邛都縣本邛都國漢為縣今嶲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按羣臣請處淮南王長蜀之嚴

道不爾更遠邛都西有邛僰山也又云邛僰山在雅州滎經縣界滎經武德年間置本秦嚴地華陽國志云邛筰山故邛人筰人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凝冰按即王尊登者也今從九折西南行至嶲州山多雨少晴俗呼名為漏天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索隱名安阜陵侯也衡山王索隱名勃安陽侯也廬江王索隱名賜周陽侯也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集解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

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名意為齊太倉令故謂太倉公也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索隱緹音啼鄒氏音體也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帝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正義

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犯黥者阜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

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

集解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索隱韋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註云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

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

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集解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集解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為缾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

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集解如淳曰必不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為內史集解徐廣曰赤姓董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集解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索隱劉德云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集解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索隱

音傳福也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隱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復始故云終始傳五德之事傳音轉也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集解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

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集解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集解駰案瑞應圖云玉英五常並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集解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索隱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候日再中故改元也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顧脩按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

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音轍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集解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軌還轅索隱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索隱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註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未安其說聊記異也和親已定

始于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集解徐廣曰衛尉改名也駰案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索隱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爾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中大夫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為車騎將軍軍飛狐集解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集解應劭曰山險名也鴈門陰館索隱伏儼句音俱包愷音鉤也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集解徐廣曰在長安西駰按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

西如淳云在渭北非也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集解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集解徐廣曰在渭北騆按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集解韋昭曰弛廢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集解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郭璞註三蒼云庾倉無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官解詁也民得賣爵索隱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

露臺集解徐廣曰露一作靈索隱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猶有臺之舊趾也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集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皂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

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集解蘇林曰假音休假借者以物借人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集解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

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内安寧集解瓚曰方四方也内中也猶云中外也靡有兵革集解徐廣曰一云方内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集解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集解服虔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索隱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集解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集解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已下謂柩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為字而女工唯在於絲故以糸工為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佗不在令中

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集解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索隱霸是水名水徑於山亦曰霸山即芷陽地也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集解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也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集解徐廣曰悍姓徐駰按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為名此監主諸屯也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集解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者索隱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福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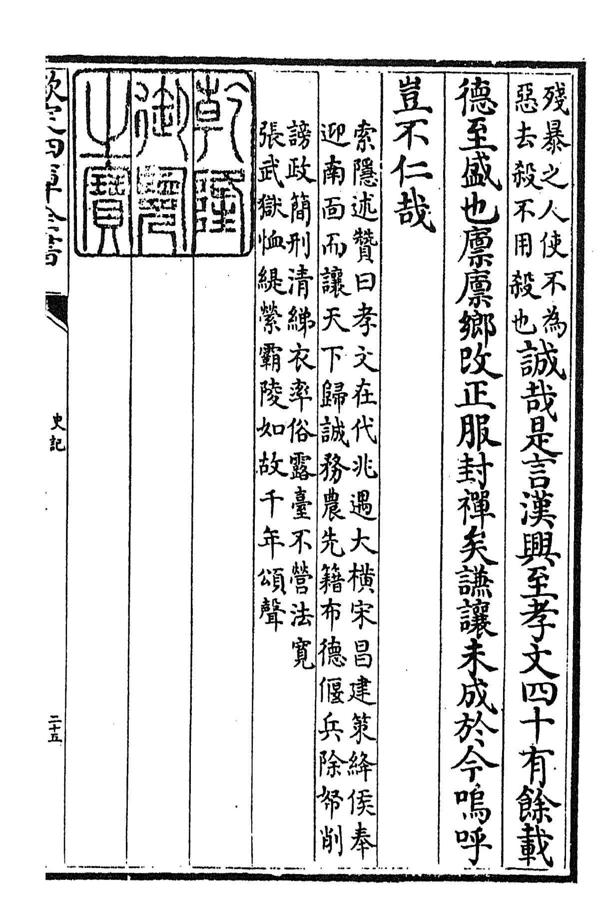
索隱百官表云內史掌理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集解駰案漢書云乙巳葬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集解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集解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集解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

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居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集解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集解徐廣曰減一作滅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集解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

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
集解李竒曰侔齊等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
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集解文穎
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
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
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
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
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髙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集解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集解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集解王肅曰勝



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索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筞絳侯奉迎南面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謗政簡刑清綈衣率俗露臺不營法寛張武獄恤緹縈霸陵如故千年頌聲

史記卷十

史記卷十考證

孝文本紀至高陵休止正義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樂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横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有忖留神像○京石二字不可解水經注云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則京石或係壘石之訛

羣臣以禮次侍○侍監本訛作待今改正

天下人民未有慊志○顧炎武曰此與樂毅傳先王以為慊於志同皆厭足之意荀子惆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嗛也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又曰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又膳啗之嗛於口並是慊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傔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亦慊字而誤從人

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母索隱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顧炎武曰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

乃循從代来功臣○余有丁曰循謂次及之也漢書作修字

封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索隱按表駟鈞封鄔侯不同者蓋後徙封於鄔○臣世駿按年表作清都徐廣

曰一作鄡索隱曰漢表作鄡此注誤脫漢字但年表駟鈞以文帝元年封前六年有罪國除享國甚短並無徙封之說年表例凡始封其後別封者俱次第詳載并注明轉徙絕續之由鈞果徙封紀與表何以止錄其前封而表則直書其以清都失國耶恐郭都鄡鄡俱以偏傍形似而差如曹疇曹壽曹時之類其作鄡與鄡者又并清字脫去耳

白以告朕○徐孚遠曰白宜作㐀疑字訛也

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顧炎武曰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正義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晉書刑法志云五帝畫象而民知禁

祝兹侯軍棘門集解徐廣曰表作松兹侯姓徐名悍○

臣祖庚按年表松兹侯徐厲始封厲傳子悼文帝七

年侯悼元年也棘門之屯文帝後六年事自當是悼爲將軍其時厲死久矣然周勃世家又明云祝兹侯徐厲軍棘門豈悼嗣侯於文帝後七年年表脱一後字耶二者必有一誤悼之與悍亦未知孰是

史記卷十考證